

● 黄代本作品集

# 我的河山

黄代本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 我的河山

WO DE HE SHAN

黄代本 著  
顾泽旭 插图

中国文联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代本作品集 / 我的河山 编著.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12

ISBN 7-5059-4998-5

I.黄… II.黄… III.文学 - 综合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F71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3841 号

---

书 名	黄代本作品集/我的河山
编 著	黄代本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家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雷平阳
封面设计	李文燕
印 刷	昭通美克印艺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75 千字
印 张	7.5 印张
印 数	1-1000 册
版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998-5/I·3335
定 价	2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公司联系

**黄代本《我的河山》(系列散文)**

**以一种最为自然的方式展开写作**

**让疼痛的成长史避开了普遍性**

**并以一种客观的诗意**

**恢复了远逝的灵魂栖居地。**

# 序

我的河山

——雷平阳

自然状态下的写作，一直被我所珍视。一切都源于写作者有话要说、独语、呢喃，无人聆听的倾诉，没有集体主义和边缘政治，没有经济学和理想主义……只有一颗心，在跳；只有一个人，在面对寂静的世界。每一句话，都经过了肺腑、喉咙、舌头、嘴唇，有血有肉，是人话。

我以为代本兄入了此道，知道了此道的孤苦，也享尽了此道的奢华。

没有更多的刻写在骨头上，苦悲和愉悦，顺着一条血管，我们就可以回到秋风与明月的故乡；没有无边的慈航和拯救，在一棵菩提树下，住着我们早已出尘的父母。是该一再的提及记忆，生死的挣扎和成长的焦灼，一度让我们失察、失语、失体，可又有多少人，知道和享用了其中的欢乐？

我以为，代本兄的文字，得到了生死欢爱的法度。那地窖中的自由，即是他的天空。

我见证了他二十多年的坚韧与偏执。

也见证了他的柔软和缓慢。

但皆抵不上他的一个字。

是为序。

2006年春节于昭通

# 目 录

## 第一辑 看家谱成材

- 我的莲塘村 /1  
黄家天井 /6  
逸凤公贸易乐马厂 /11  
从黄家坟到三家寨 /15  
长满青苔的墓志铭 /19  
皮褂老祖魁文公 /22  
看家谱成材 /24  
耕读传家 /27  
最后的金莲 /28  
放羊皮鞋 /30  
皮匠 /33  
听父亲摆到金河那边去铲烟 /35  
随身带和小画书 39  
古迹 /41  
相亲 /43  
人间万事细如毛 /45

## 第二辑:我的河山

- 千年麻栎树 /49  
狮子岩中生柜子 /51  
李短裕裕反四川 /55  
石达开过境 /57

偷牛的唐大人 /59  
卯三河的军师 /61  
黑胯将军 /63  
亲上加亲的婚俗观 /65  
酸菜红豆汤 /67  
豌豆凉粉 /68  
无根之水 /69  
二、五、八的莲花街 /71  
槽子地 /73  
世外桃源洞中洞 75  
春脚碓 /78  
掸尘 /80  
拜新年 /82  
杀年猪 /85  
暴雨经过庄稼地 /88  
打地 /91  
盖房子 /94  
船歌 /96  
三棵大柳树 /99  
农民兄弟的底气——苹果 /101  
没有海的海子 /103  
骑洋马儿 /106  
雁鹅雁鹅扯长 /109  
老鸦岩 /111  
我的河山 /115

### 第三辑：莲塘村纪事

- 夏夜 /119
- 护秋 /121
- 在草房中发蒙 /124
- 打谷雀 /127
- 孵小鸡 /129
- 抬头看天 /132
- 炭姑佬 /135
- 包谷的根 /137
- 拿鱼放生 /140
- 从草房到瓦房 /143

### 第四辑：在泥鳅河流过的地方

- 关于游戏 /145
- 蟋蟀 /148
- 说狗 /151
- 刮洋芋 /155
- 泥鳅河畔 /157
- 凉的夜 /160
- 雨季印象 /163
- 顺河放水 /166
- 黄昏放牛 /170

## 第六辑：解闷草

赖石山办炭 /221

一夜拔掉两亩地的包谷苗 /223

二十个人吃不掉一个荞粑粑 /225

鬼怕恶人的故事 /226

柏木大森林和龙门客栈 /229

凶宅和鬼王 /233

青山不墨千秋画 /235

秋到满山多秀色 /239

新松恨不高千尺 /243

背着书包上学堂 /251

解闷草 /258

公鸡一唱天下白 /263

合抱之木毫末起 /266

花椒 /269

洞天福地 /272

我写作的根在哪里(后记)/279

## 我的莲塘村

如果那附近的山头没有埋葬过我们的亲人，那地方就不能算是我们的故乡。一个人的出生地，就是他的老家，我在莲塘村出生，莲塘村就成了我的老家。在外面的时候，人们问我是哪里的，我说是昭通的，人们再问，是昭通的哪里，我不能冒充昭通的西街或陡街，就一直问到了莲花乡的莲塘村。这样一来，老家莲塘村就成了我脸上的胎记，成了我的背景，成了我的起点。

我的老家在莲塘村，用乡土地理教材上的话来说，莲塘村在泥鳅河畔的卧佛山下，村子很大，有三百多户人家，村子的后面有又高又陡的山，村子的前面就是一条相对平缓的泥鳅河。在村后的卧佛山和观音岩相会的地方，就成了一条狭长的地缝一般的峡谷，峡谷里有水，水不大，是四季长流的山泉水，本来是山泉水，却也有一条河的名字，叫

龙洞河,出水的地方是有一个洞,但是不是龙洞呢?小河穿过莲塘村,流向泥鳅坝子中的泥鳅河,就成了泥鳅河的支流。这样看来,大江的支流是大河,大河的支流是小河,小河的支流就是小沟了。

在大清雍正以前,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这里都是四川的辖地,毫无疑问,这里的文化背景受四川文化的影响很大。文化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人类活动的痕迹。古代的蜀国就是从这儿出去的杜宇建立的。由于这里有沃野千里的坝子和富含银矿的朱提山,被野心极大的云贵总督鄂尔泰从四川总督岳钟琪手里夺了过来,直至今日,这里的人们还有很重的四川情结。包括我在内,一有机会,就想到四川的大地上去行走,去作没有目的的穿越。考古队在泥鳅坝子里发现过春秋战国时巴蜀的铁器,说明了这里在很早以前的居民就受四川的影响,这些人就是在峡谷里实行悬棺葬的神秘的消失了了的夔人。在村后的大山上,发掘出唯一的一块东汉时期的“朱提银”,据说它的价值很高,因为它是全国的唯一。

从四川划归云南后,清政府对这里进行了有限的开发,大量的移民涌进来代替了这里被斩尽杀绝的土著居民彝族。在大清乾嘉年间,乐马厂银矿出现了大旺,这里的京铜外运也确实支撑了大清乾嘉年间将近一百多年的繁荣。我的祖先就是大清乾嘉年间从湖南过来的,对我的祖先选择这里安家,我一直是不以为然的,直到我看到许多云遮雾罩的地方一样有人类居住时,我才对这个山脚下的村庄以及村子里生活的人群有了一种温暖和亲切的回忆。生有地头死有路,一个人想在什么地方和能在什么地方,看来也是有个一定的。如果能依自己选择,那么谁不想坐紫禁城呢?

同多数村寨一样,莲塘村依山面水,从泥鳅河对岸看去,村子就在各种树木掩映中,在两百年前,泥鳅河两岸的坝子还是芦苇覆盖的沼泽和大雁成群的地方。但也不是说这里就是人迹未

至的原始森林，这里有人类居住，并且是在这里生活了一千多年的土著彝族，只是这些民族从这里彻底地消失了。现在在这里居住的全部是汉人，大多是大清乾嘉年间进入的移民和经商的商人。在这些外地人进入泥鳅河坝子之初，这里已经在鄂尔泰的铁骑下沉寂了几十年。彝族先民的血腥味还没有散尽，从四川和湖广进入昭通的外地人，经过了多年的苦心经营，在有了一定的家产之后，从泥鳅河两岸的山头上砍来古木在彝族先民的废墟上大兴土木。他们所建的天井，经历了两百年的风雨剥蚀，至今还在黑洞洞地耸立在山下。从这些森林消失的地方，还有两百年前彝族生活的蛛丝马迹。从这些废墟一般的遗迹上，我们可以想见几百年前的泥鳅坝子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然景观，可以想见那些在这里处于奴隶社会的实行土司制的彝族在这里的许多生活场景。我们都知道彝族是一个神秘的民族，那么，比彝族更神秘的彝人呢，他们至今到哪里去了呢。

当我在这一片土地上生活了四十年后，我不能不痛苦地感到，泥鳅河坝子是一块没有记忆或者记忆已经停顿了的坝子，泥鳅河畔的莲塘村是一座没有了记忆的村庄，因为它的记忆全部消失在鄂尔泰“改土归流”的杀伐中了，一个古老的民族，在这里生活了近千年后，在雍正的大军对这里的民族进行灭族的杀戮后，他们一千多年的足迹几乎从这里全部消失，只留下了一些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地名，乐德古、期米古、期米黑、黑勒、米贴、波罗曲、摩萝，这些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地名在外来的移民口中传承。毫无疑问，这里是彝族先民们殉难的地方，那些逃过金沙江去的彝族先民的后代，到了今天，仍然在他们的节日里对着这里泼水饭，祭奠他们那些没有来得及逃走的祖先。我是乾嘉年间移民的后裔，有家谱为证，我也一样牵挂着我的先人在来到这里之前生活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的悲哀，天天喊着的地名我们不知道它的含义，而那些为这里命名的民族又成了万人坑里的枯骨和那些诸侯和封疆大吏之间争夺势力范围的冤魂。

同彝族村落一起成为废墟的还有那 2400 年前开凿的古道，只是在彝族的先人们离开之后，这里的古道又繁忙了两百多年，支撑着大清乾嘉年间繁荣的京铜，就是从村后的古道上运出去的，因为四川入滇的血脉五尺道就从莲塘村后的山上通过，几千年来，这条废弃的古道上奔走过许多南来北往的人群，可惜的是，大自然以它极大的还原能力将古道还原成了长满杂草的废墟。

在我的记忆中，泥鳅河边的莲塘村里有许多女贞树，这里是全国著名的蜡虫原产地，许多上了年纪的老人，在公路修通之前，参加过跑蜡虫的队伍。到了今天，这些女贞树早成了农民的柴火，化成了在村子上空飘荡的炊烟。白杨树是这几年才发展起来的，那漫山遍野的松树潮水一般退去后，当地的居民需要这些速生的白杨来修建他们居住的房子。那些满山遍野的苹果树也是近几年才长大的，苹果树在泥鳅河坝子的引种其实还不到一百年，就使这里成了中国南方最大的苹果基地，人人都成了苹果专家。每年的秋天，都有南来北往的苹果商人在这里汇集。而在当初，泥鳅河坝子一家地主家的管家到成都去买奶牛时，由于没有买到奶牛，就买来了几百棵苹果树。这些苹果树至今依然开花结果，可是，买苹果树的人到那里去了呢？站在这些泥鳅坝子最早的苹果树前，如果是一个很酸的文人，就可以写成了啊啊啊的抒情散文。

近年来我在外面阅尽人情后，已经没有什么情可抒了，即使是在火热的夏天，都有秋风拂面的感觉，我在村子的外面随时想起村子里的秋天。莲塘村后面的卧佛山上，有红叶落了。这些经了霜的红叶，究竟会落在什么地方呢？红叶本身是做不了主的，就像人生一样，稀里糊涂就完结了。弄懂了这些道理，有助于一个人坦然地面对自己和他人，坦然地面对我们脚下的土地。我们脚下的大地承载了太多的灾难和不幸，它知道的东西太多，可惜的是它却什么也不说，而在这里出生，在这里死去的人，却什么

也不知道,因为他们也只是土地的一部分,人类最大的缺点,说到底就是不知道自己有点。人类最大的悲哀,就在于我们每个人都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那些自己以为能决定别人命运的人,殊不知他们的命运还不知由谁来决定。其实,生命是我们的,而命运却只能随缘。特别是我们弄懂了《易经》上“恩由害生”和“害由恩生”的道理之后,就更应该少做些让别人“因祸得福”的事,除非是上天安排了我们要以另外一种方式来成全别人。

坦率地说,在过了四十的门槛后,我自己认为是有命运这种神秘的东西的,其实,在我写的东西里反复出现的泥鳅河和莲塘村,正是我一直想逃离的地方,我用了几近全部的精力往外奔跑,但是莲塘村和泥鳅河这些我不知道具体意思的地名,就像拴在我身上的一根有弹性的橡皮,在我筋疲力尽的时候将我轻轻地拉了回来。我不想再作滑稽的挣扎和尴尬的奔跑,便用我疲惫的眼神重新打量这里的天空。我不得不承认我的无知和浅薄,面对着卧佛山,面对着莲塘村,我什么都不说了,想到我这些年来得不偿失的挣扎,我不止是伤心,还感到心疼,在孤独的时候,在寂寞的时候,在我独处的时候,有泪水在秋风中滑落。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文字,是因为在泥鳅河流过的地方,有我的苦涩的记忆和卑微的欢乐。人生朝露,文学千秋。许多年以后,我的一切努力,都将被它消解于无形。

## 黄家天井

彝族在这里被赶尽杀绝后，清政府加紧了对昭通的移民和开发，紧接着出现了古朱提的再度繁荣，大清乾嘉年间的乐马厂大旺，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商人和淘金冒险者，在这个到昭通淘金大潮的夹裹下，湖南衡州的黄姓家族中有一个叫逸凤公的中年人，不远千里从湖南清泉县莲花乡来到了今天的鲁甸乐马厂，在乐马厂实现了自己从湖南来时发财的梦想。乐马厂是淘金的好地方，但群山连绵的地势给居家过日子带来了不便，逸凤公就顺泥鳅河而下，来到了莲塘村，成了莲塘村在改土归流后最早申报地方的外来人之一。

彝族刚从这里离开不久，他们屈死的冤魂还在含泪看着大地，大量的移民还没有完成。主人被赶走了，新来的移民就开始在这里跑马占地，清政府就对这些新来的移民进行登记管理，这就是我们家谱上所说的报领地方。在两百年前的泥鳅河坝子上，一望无际的芦苇荡里，每到秋天，有大雁成群结队，在夜黑风高的晚上，村庄的上空就响着失群的大雁嘹亮而又凄凉的叫声，就像寒山寺在夜半的钟声一般，由不得让人想到那些在战火中失散的亲人。莲塘村后的大山上有一棵千年的麻栎树，如果这棵千年的大树是有记忆的，那么它什么也不说的姿态，也还是让我们

什么也不知道。只是到了每一年的秋天，万山红遍的时节，尽染的层林和苍茫的暮色给人一种风雨斑驳和天高地远的印象。

看家谱成材，到了今天，许多人家已经无家谱可查了。黄家是有家谱的，一代一代可以数到唐朝末年。黄家也是经了几次大的迁徙才来到这里的，从大清嘉庆年间算起，恐怕已经接近快两百多年了。水流三千里，人生两百年。有些水不止流三千里，而人生却没有超过两百年的。每一个人的身后，都等于没有存在。在有一定价值的同时，也就等于没有什么价值。一颗露水一棵草，这就要看对于什么人来说了。据说逸凤公刚到泥泮河畔的时候，村后的山坡上，有各种杂木林，连人都钻不进去，有野兽出没，最多的是凶恶而又狡诈的狼。在彝族的村落被夷为平地，彝族这个民族从这里消失后，几十年的时间这里没有人烟，只有彝族先民的白骨在高原苦难的大地上独对青天，空中的飞鸟和森林里的豺狼成了这个地方的实际占领者。逸凤公在彝族废墟的山脚一个叫做观音岩的地方修建了几间就像半坡氏族一般的草房，就这样定居了下来。

也许是那死去的土著民族阴魂不散，也许是繁华总要在废墟上建成，一把不知如何引起的大火烧得沉默的大地五内俱焚，当那蘑菇一般的彝族村寨被大火烧光后，刚修建不久的草房再次成为废墟。什么叫做沧海桑田，我的理解就是废墟之上还有废墟。那么，是什么造就了那些繁华之后的废墟和废墟之后的繁华呢？就是战无不胜的时间。逸凤公倾其所有，在废墟的旁边重修被毁的家园，将原来的草房改换成了走马串角的天井。然而，两百年后的今天，逸凤公的繁华又成了一片废墟。

据说，在我父亲小的时候，在现在天井的外面，还有原来被烧毁了的草房的尚未被大自然还原的遗迹。口口相传的是，老祖婆去赶街，在回来的路上见到升起的浓烟，知道了房子起火，她以为一切的努力将随着这腾空而起的浓烟化为乌有，当时就昏倒在赶街的路上。当长工赶去时，醒过来的老祖婆第一句话

问的是救出了些啥子。长工说，救出了一个柜子。老祖婆说，不怕不怕，重新修就是了。原来柜子里装的就是逸凤公在乐马厂做生意上了千万的全部积蓄，也就是我们从小就听说的一石二斗金瓜子，这就是我的先人最早的原始的资本积累。

地楼上起楼，楼间无地；天井中开井，井底有天。

黄家的长工是一个忠厚传家的人，能从大火中抢救出最值钱的东西，这样的人无疑是靠得住的人，是可以托事的人，等同于贾府上在战火中救主的焦大，得到了逸凤公的信任，就带了银子去置办重建天井的木料。在泥鳅河沿岸的山区，有合抱粗的古木遮天蔽日，古柏古松成林成荫，不时有樵夫伐木的斧声在林海深处空旷地回响。

老长工一去就是一年多，一年多没有音信，一年多没有回来。还以为是拿着银子跑了，正在准备自己亲自去置办木料的时候，老长工回来了。请了许多人，顺泥鳅河将木材放了出来。有一个很大的柴疙瘩从木料一下河就开始跟着木料走，捞起来砍了一斧子，竟然是香樟木的，就请木匠雕成了一个观音像，观音阁中观世音，南无阿弥陀佛。在供观音的地方，贴着“福由天定人由命，神在虚空敬在心”的对联。

天井是修起来了，全部是走马串角的结构，就像一个古代的城堡，也像一个江南地带的庄园。据说，在上梁的时候，木匠都有几百人，我们可以想见当时的规模之大。两百年之后的一个夏天，在翻房子的时候，在天井的堂屋梁上翻出的绵纸上，记载了修建天井的时候，光是辣子面就吃掉了一石二斗。其时，天井都还没有圆工，老祖婆就活活累死了。天井有堂屋、厢房、耳房等许多间，在窗子上有雕花的木刻。在廊檐之下，有八根圆木支撑的互相连通的供黄氏弟子读书的书楼，由此决定了黄家耕读传家的传统，我们至今还可以想见在下雨的时候，那些剃了半边光头的先人在书楼上读“赵钱孙李周吴郑，天地玄黄宇宙洪”的情景。我是在书楼上躲着父母读过许多杂书的，只是在我读书的时候，